

OCULA

观点 *INSIGHT*

韩梦云：心灵如镜，如玫瑰

文 / Misong Kim



我是盲人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我预见到
道路不止一条。每一件事物
同时又是无数事物。

——博尔赫斯，《无尽的玫瑰》 [1]



展览现场：韩梦云，“无尽的玫瑰”，香格里拉画廊，上海（2023年11月5日至2024年1月7日）。© 韩梦云。图片提供：香格里拉画廊。

想要把玫瑰这样固化、无处不在且俗套的母题用好并非易事，即便知道它在历史上有重要的符号意义。韩梦云在香格纳画廊的首次个展“无尽的玫瑰”借用了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（Jorge Luis Borges）写于 1975 年的诗歌为题，在诗中，博尔赫斯想象 12 世纪的波斯神秘主义诗人法立德尔丁（Farid al-Din，又常被称为“尼沙布尔的阿塔耳”[Attār of Nishapur]）凝视玫瑰，“默不出声地对玫瑰说”[2]，承认其符号价值受限于语言表征。

在韩梦云生活的英国，玫瑰被视为国花，其象征意义可上溯至 15 世纪内战时期，如今则装饰着球衣、工党党徽和情人节花束。在我们通过译文进入博尔赫斯的这篇诗歌时，玫瑰被文学翻译的主观通道两方围困；它溶解在多重历史和文化参照中（“你是上帝展示在我失明的眼睛前的音乐、/天穹、宫殿、江河、天使”[3]），代表着无限性，亦即持续演变的定义和阐释的复数性。

对于中文、英文、梵语等多语言使用者的韩梦云而言，文学转译中的棘手之处当然不陌生，她也曾表达自己意图“认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，通过学习语言来找回和修复遗失和受损的认识论”。



■ 展览现场：韩梦云，“无尽的玫瑰”，香格纳画廊，上海（2023年11月5日至2024年1月7日）。©韩梦云。图片提供：香格纳画廊。

香格纳画廊的一楼主展厅中心被《镜亭I, II, III》（2023）占据，三组拱顶的大型三折装置矗立在地面，每组都包含一块打磨成镜面的钢板，反射出观者和环绕其四周、手稿般的画作。装置的灵感来源于 12 世纪波斯诗人内扎米·甘哲维（Nizāmī Ganjavi）复述的故事：亚历山大大帝召集一名罗马画师和一名中国画师进行比赛。最后，两幅完全相同的画作出现在大厅相对的墙上：中国画师打磨了整面墙，精确地映照出对方的逼真画作。“当我发现中国文化如何通过另一种视角、在另一种传统中被认知，比如在伊斯兰手稿中看到中国的凤凰纹样时，熟悉之物的陌生感让我兴奋。”



■ 展览现场：韩梦云，“无尽的玫瑰”，香格纳画廊，上海（2023年11月5日至2024年1月7日）。©韩梦云。图片提供：香格纳画廊。

展厅四周挂着许多羊皮纸色的大型画作，如同摊开的手稿成对并置。寓言式的文学符号和文化母题比比皆是：一只倒立的卡夫卡式蟑螂无助地仰躺朝天，腿在空中挥舞着；纹样繁复的波斯地毯和纺织品；带刺的玫瑰花茎和血红的花瓣漂浮在图像空间中；砖柱周围环绕着一圈恐怖的头骨。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梦境分析，而这组作品的标题“梦的解析”（2023）也毫不避讳地引用了弗洛伊德。



■ 韩梦云，《五卷书：太初之时；梦；کتاب؛ चन्द्र；Le Désir》，2023。静帧。五屏彩色、无声、循环播放影像装置，尺寸可变。3+2AP版。©韩梦云。图片提供：香格纳画廊。

在展厅后方隐蔽的房间里，五件影像投射到定制不锈钢书架上的印度卡迪手工纸上。这组名为《五卷书》（Panchatantra，2023）的装置根据古代梵文动物寓言集命名，各自探索镜子的不同定义。韩梦云如是表示：“心灵也是一面镜子，反映了人类与外界交汇的炼金术。”在此，她将印刷媒介和动态影像融合在一起，将她的符号和象征世界诱引向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当下。—[O]

译者注：本文中截取的博尔赫斯诗歌（标注为[1][2][3]）采用王永年译本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。